

◎ 负喧琐话

一觴一咏，畅叙幽情

□ 章莉娜

1600多年前，一条蜿蜒的曲水从苍翠的会稽山脚下缓缓而来，沿途带着碑林、石刻，终于汇聚成一处圣地，名曰“兰亭”。时至今日，那些远山、近水、茅檐、竹林、楼阁、亭榭……无不散发着儒雅的翰墨风韵，仿佛一场梦境，安卧在会稽山阴，相约在永和暮春。

兰亭因那场修禊盛会而千古流芳。此后，兰亭的每一场春色都恍若隔世，魂牵梦绕在山水之间。那一行行飘逸的脚印、一串爽朗的高歌、一句句隽永的低吟，正从“曲水流觞”里起身、昂首、信步，在天光水色中缓缓拉开帷幕。

故事发生在永和九年三月初三。这一天“天朗气清，惠风和畅”，漫步于青山、银流、碧沼之间，竹林滴翠，草木溢香。“游目骋怀”之中，朗朗乾坤，茫茫宇宙，尽显春天的曼妙与生命的本色。恰巧也是这天，绍兴城外的兰渚

山下，东晋41位风流名士在王羲之的号召下，“群贤毕至，少长咸集”。在这里，他们沿着曲水，觥筹交错，逸兴遄飞；在这里，他们以诗会友，“一觴一咏”“畅叙幽情”。于是，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风雅的一次聚会——“兰亭雅集”就此诞生。

这场与风花雪月无关，却只与文字品位相连的聚会，散发着浓浓墨香，穿过历史的天空，久久萦绕在会稽山水间，荡漾着世俗的心境。在那茂林修竹的袅袅清音里——有谢安“契兹言执，寄傲林丘”的怡然洒脱、旷达不羸；有孙绰“携笔落云藻，微言剖纤毫”的超凡绝伦、高深玄妙；更有那王羲之“悠悠大象运，轮转无停际”的泰然自若、化悲喜于无形。

41位名流雅士，各有各的心境，每一处景致在每个人眼里都是一种新的诠释，而东晋文人的山水赏会，常常兼

有谈玄说理的内容，恰如王羲之《兰亭诗》所写，“寥朗无崖观，寓目理自陈”。在兰亭名士看来，山水之所以成为可以观赏的山水，并非山水的自然形态使然，而是山水景物给予人的一种高远之思、一种超然之感。

因此，即便是他们中最显赫的人物、最富才华的诗人、最具人气的书法家、最有名望的学者……到了这里，都将褪去一身戎装与光环，化作碧水间的一片青荷、一叶扁舟、一声欸乃。或者，在烟波浩渺处剪一湖琉璃，披一身霞光，踏一池墨染，与山水合而为一。

那一年的兰亭，清露晨流，新桐初引，如一阵清风，伴着卓尔不群的俊逸之气，又仿若拂过的柳丝，暗藏金声玉振。参会41人，得诗37首，编为一卷，是为《兰亭集》。细细品咂这些诗句，字里行间掺杂的心事恰似流觞曲水般浮浮沉沉。然而，无论多么华丽的篇

章、多么淋漓的歌赋，最后都被一支笔定格于一页纸上。

一时之间，白鹅停止了欢歌，溪水停止了清吟，修竹停止了乐舞，落花停止了缤纷，世上的一切仿佛都屏住了呼吸，肃然等待着那一刻“清风出袖，明月入怀”。只见王羲之手执鼠须笔，笔锋跳跃在如丝般光滑的蚕茧纸上，兔起鹘落，一缕传奇的光芒闪过神州大地，一件划时代的书法作品《兰亭集序》就这样横空出世。连王羲之自己都没有想到，据唐代何延之《兰亭记》载：“其时乃有神助。及醒后，他日更书数十百本，无如被视所书之者。”

如今，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已是中书法界的至宝，更以“天下第一行书”之名绽放于历史舞台。《兰亭序》风华绝代的容颜引得无数人竞相膜拜，连俯视天下的唐太宗都在这一尺墨宝

前俯首称臣。遗憾的是，《兰亭序》的真迹又有几人真正见过？事实上，这惊世之作早在盛唐时期就神秘失踪了，它扑朔迷离的去向牵动着无数人的心——无论是流离于战火，还是陪葬于一代雄主李世民的墓中，都已成为美丽的传说。

恰如修长的字体有了骨架的支撑，又如脱落的光阴被黄昏的炊烟缝补，《兰亭序》赋予“兰亭”的不仅是一个地名，更像一个时代的缩影。“大抵南朝多旷达，可怜东晋最风流”，东晋时期，士大夫对政治的兴趣日趋淡薄，他们更愿意把精力和才华投入到自身艺术修养方面。在兰亭雅集两年后，也就是永和十一年三月，王羲之携子徙居金庭，“建书楼，植桑果，教子弟，赋诗文，作书画，以放鹅弋钓为娱”，或采药石访诸友，或穷名山泛沧海，悠游于山水之间，飘然于尘世之

上，诠释着迷人的魏晋风流。

千年之后，我们静坐于兰亭之中，研一方古墨，念一笔一画的传承。摩挲之间，那些零散的片段就会鲜活起来，许多线索就会交织在一起，拼凑出完整的王羲之，也拼凑出那个时代的音容笑貌、爱恨情仇。

那一刻，我仿佛“清流激湍”边的一竿修竹，倾听诗文的唱和；我的枝丫化作万千文人手中的一支笔，可以温婉秀丽，可以笔走龙蛇；那一刻，我愿拭去身体里的所有尘埃，去赴这场千年之约。

浩如烟海的史籍，残损斑驳的字迹，流觞中淡淡的酒香飘过，墨痕如昨，流光闪烁。蓦然回首，我看见“兰亭”两枚灵秀聪慧的汉字，款步向尘世翩翩而来。

（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少儿艺术学校）

◎ 人生边上

泥巴的“魔力”

□ 蔡高华

玩泥巴是一件让人觉得开心的事情，虽然现在的孩子有钱能买到橡皮泥玩，但与我们小时候自由自在玩泥巴的快乐相比，还是截然不同的。

小时候，家庭条件有限，小孩子光着脚丫是常有的事情。一到下雨，不是每个人都有雨靴，为了避免仅有的鞋子被踩湿，许多小孩子便在雨天光脚行走。那会儿也没有现在的水泥地面或柏油路面，完全是泥泞的土路。双脚踩在上面软软的，一不小心还会滑倒在地。有经验并多次摔过的小孩子，双脚在泥土路上走的时候，大脚的拇指会时不时紧紧用力扎在地上，避免一不留神摔倒。当然，有时候摔倒在地，则会以此为理由，回家向父母讨要一双新雨靴。

三月过后，气温上升，大人也开始了农忙的活计。每次耕地时，父亲总会带上我。父亲在田里赶牛耕地时，我就在旁边玩着小泥块。当耕完地进入耙地程序时，父亲会让我蹲在耙上，一是让我觉得有趣，二是让耙上增加点重量。父亲赶着老牛，我就趴在耙上，双手紧紧扶着耙桩，唯恐一不留神掉下去。老牛在耙旱田时，速度还稍微慢些；等到六月时节，父亲赶牛耙水田时，速度就快了起来，快得我既激动又害怕。偶尔，还会有一两只小青蛙跳到耙上，体会坐上“动车”的感觉。

20世纪80年代初，村里为了壮大集体经济，专门兴建了一个土窑厂。听老人讲，窑厂选在一片老杉树处，村民在挖窑洞时发现了许多蛇，似乎找到了蛇的老穴。窑厂建好后，一到放假就成了我和小伙伴集合相约的好去处——不是因为那里的先进设备，主要是因为生产过后丢弃的泥土。那种用机器碾压过后的泥土，更光滑、更好玩，我们用这些泥土捏出各种各样的动物，或是做个小酒杯使劲地扣在地上发出声响。村里有一位心灵手巧的马爷爷，他用泥土捏的小动物栩栩如生，要是谁能够得到一个马爷爷的泥土作品，定会让他的小伙伴羡慕好一阵子。

远离农村后，渐渐也开始远离泥巴；成年后，渐渐也开始远离故乡；现在，却开始有点想念玩泥巴的时光。阳春三月，春暖花开，准备给阳台上的几盆花换换土。与小女儿开车一起来到很远的野外，想着用袋子装点泥土回去。没有想到，一下车，小女儿就拿着小铲子不肯回家了。或许，这就是泥巴带来的一种“魔力”，无法用言语来形容，只有当你抚摸它的时候，才会被它深深吸引，不愿离去。（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潜江市园林二中）

我的画廊



《葡萄》新疆额敏县麦海因农场中学 丁秀华

◎ 弦歌

与书对视

□ 周丁力

我所说的与书对视，并非指读书，而是打量书。同时，我觉得书也在打量我——隐在书里的作者，以各种不同的目光打量我。对于我来说，与书对视就是对书籍的注视和关切，对书籍外在美的欣赏，对书籍内容的探究，对书籍呈现的各种意蕴的品味，对书籍营造的独特文化氛围的体验。

对于书籍外观的赏玩和品味，有时是阅读前的预热，有时是阅读后的回味，有时存一份与人事有关的联想，更多时候则如欣赏一道风景，体味一种情调。一本单独的书，有时给人的印象是一扇窗、一道门、一棵树、一片帆、一块晴空，或者就着一颗闪烁的星星，一枚跃动的火苗，一道明快的闪电，一个遥远的梦境；三三两两散在这里那里的书，就如浮在静水上的几片落叶，港湾里待发的几只小船，沙滩上几枚静静的贝壳，道路旁的几块石碑；静立于墙边的图书，则造就了一种心境、一种风度，一种朝夕相处的相随、相伴；置身于集合起众多书籍的图书馆、书市，则如置身于一片花花绿绿、起伏起伏的书海。

有时我又觉得，观赏一本书，就像观赏一个值得观赏的人。一本装帧精致的诗集，就像一位可爱的少女，令人眼前为之一亮；一本庄重的专著，就像一位学者，令人肃然起敬；一本古朴的线装书，就像一位风尘仆仆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前辈，令人心驰神往；一本教科书，则令我想起昔日诲人不倦的师长；一本新书刚上手，又仿佛迎来一位盼望已久的客人，不由得上下打量一番；还有一些书，会使我想起某一个笑意、某一双眼睛、某一番感人肺腑的话语。

我爱去书摊、书店随意浏览，这翻翻、那看看，也爱去图书展销会凑热闹。常常觉得在书市逛，不亚于在公园逛、在游乐场逛。放眼望去，五颜六色、神态各异的书籍，组成一道奇异的风景。这个时候，可以穿行在前来看书、买书的人群之间，随

意东张西望，把这里那里的书，拿出来又放下，放下了又拿起来。不时在书籍里发现“故人”，结识“新人”，于是会心一笑、怡然自得。即使一本书也没买，还是觉得接受了一种美妙的耳濡目染，获得了一种陶醉和满足。

经过一次又一次多少有些着迷的过程，我的书房有了排列整齐的几架图书。它们厚薄不同、质地不同，购买的时间地点也不同，带着不同的欢欣和愉悦集合到书架上，与我相伴相融穿越四季。无论我是否注意到它们，这些无声的朋友总是立在书架上，用它们睿智、多情、深邃的目光，静静地看着我。

在读书的余暇，我的目光也会有意无意地投向其他书籍，探究它们的一颦一笑，让自己的心灵在一种独特的神往和愉悦中获得净化。有时，伏案至深夜，倦了、乏了，便手捧一杯已经冲得淡淡的清茶，与我的藏书作片刻对视。

于是，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朦朦胧胧的慰藉。（作者单位系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）

◎ 物话

行走的日历

□ 郝向阳

时间是个奇妙的东西，它无头无尾、无始无终、无声无息、无色无味，然而它在世间又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，犹如一双无形的大手，操控着天地轮回、万物盛衰、人事更替。为了感知时间，人们绞尽脑汁，从画线、结绳、燃香，到水漏、沙漏、日晷，再到琳琅满目的钟表，令人眼花缭乱；为了记录时间，人们也费尽心思，从制定各种各样的历法，到选用不同的纪年方式，再到样式繁多的日历品种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这些事物之中，最有温度、最接地气的要算日历，它凝结着烟火气，充满了人情味。

时间，像一张粗糙的砂纸，无声地打磨着世间万物，而日历就像一位闲雅沉静的老人，不露声色地打量着一切。日历是时光之足在历史大地上留下的一串脚印，是光阴之刀在人生木板上刻下的一道深痕，是岁月之犁在生活田野上划开的一条沟壑。日历中潜藏着说不完的悲欢离合，交织着理不清的爱恨情仇，浸润着数不尽的喜怒哀乐。

每年元旦，新旧日历就像两名把守岁月的卫兵，在人们的复杂眼神中完成了换岗仪式。

换下的旧日历，有的像劳作了一年的老农，倦怠地歇在桌上，有的像芬芳了一季的花瓣，寂寞地落在地上，有的像啼啼了一天的小鸟，慵懒地憩在案上。翻看着旧日历，回想过去的一年，心中不免五味杂陈、感慨万千。辛劳也罢，闲散也罢，欢愉也罢，悲苦也罢，顺利也罢，坎坷也罢，都已化为昨日云烟，或沉淀于记忆深处挥之不去，或飘散在混沌尘世无从寻觅。

而那些新日历，无论是风情万种的挂历、设计精美的台历，还是包罗万象的农家历、阅历丰富的老皇历，全都神采奕奕，精神抖擞，如沉睡的婴儿，若新萌的嫩芽，似未垦的土地，像初升的太阳，浑身散发着醉人的气息，闪耀

着璀璨的光芒，等待着人们去唤醒、去采摘、去耕种、去拥抱。

花开花落，燕去燕回，每换下一本日历，生命的年轻便增加了一圈，记忆的仓廩便丰盈了许多。

日历更换、新旧交替的时刻，也是人们打理心情、审视自我的时刻，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，都会在这一时刻盘点一年的成败得失、升沉起伏，有人春风得意，有人偃蹇困顿，有人喜不自胜，有人悲叹自伤——然而不管怎样，都阻挡不了日历前行的脚步。日历总是那样从容地行走着，不快不慢、不急不躁。

在人类共有的日历之外，每个国家、单位、家庭、个人都另有一本属于自己的日历。前者是共性的，后者是个性的；前者是固定的，后者是变动的；前者是单调的，后者是丰富的；前者只是一堆冷冰冰的数字，后者则可能是一串活生生的人事。正是这些活生生的人事，才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世界、悲喜交加的生活。

在这些特殊的日历中，最让人念念不忘的还是个人日历。自出生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便拥有了一本个性化的日历，这本日历既与大众日历同步，又有许多专属于自己的内容。其始于出生，终于死亡，只此一本，绝无仅有，而且长短不一、厚薄不均，内容上更是大异其趣、迥然不同，轰轰烈烈者有之，平平淡淡者有之，花团锦簇者有之，环堵萧然者有之，高居庙堂者有之，悠游林下者有之，前呼后拥者有之，形单影只者有之。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，世界上也没有两本完全相同的个人日历。

其实，每个人都是一本行走的日历，如何让这本日历的内容更精彩、更绚烂、更厚重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（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温县第一高级中学）

◎ 冷知识

孔子姓什么？

孔子姓什么？面对这个问题，不少人会困惑：“孔子难道不姓‘孔’吗？”孔子可能真的不姓“孔”，这其实涉及一个至今也难以完全正确解释的问题：姓与氏的区别。

中国古代，姓本身是比较明确的概念，是祖宗所在的族别，只是随着母权社会转移至父权社会有了诸多变化。但不论如何——既然有姓，要氏何用？

如果打个比方，姓是先天的，那么氏就是后天的，而且来源多样。有的按照封地、居住地称氏，比如南宮、东郭、百里，后来渐渐变成了姓；还有按照祖先官职或名字取氏的，比如叔孙、公孙、司马等，一直到秦汉年间才逐渐姓氏合一、不分你我。

那么，孔子究竟姓什么呢？从一些资料来看，孔子是商朝王族的后裔，商朝王族的姓应该是“子”，而“孔”则是孔子的氏。其实，称呼只是一个代号，一方面我们可以回溯其所处的时代“正本清源”，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哪种叫法后代流传得更加广泛。（萧楚白文）